

※專題演講※

朝鮮奇書——關於洪大容 《乾淨衙會友錄》、《乾淨筆譚》 之若干問題

夫馬 進*著 陳瑋芬**譯

一

洪大容(1731-1783)在北京的筆談紀錄《乾淨筆譚》，可稱之為奇書。所以謂奇，不僅在於筆談者彼此的相遇充滿巧合、筆談之主題特出，更在於其文本的出現、變遷與流傳，處處存在未解之謎。由朝鮮國之出現到滅亡，即十四世紀終到十九世紀末這段時期問世的所謂朝鮮燕行錄，現存的便有數百種之譜。對於東亞國際關係史研究而言，它們不僅是重要的史料而已。中國明清之際所出版的文獻，雖可以汗牛充棟來形容，但在朝鮮燕行錄中，卻能找到大量未見於中國史料的事實。在數量浩繁的燕行錄中，《乾淨筆譚》關注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究竟在思考什麼、又究竟如何生活。其記錄之翔實，可說在外國史料中，無有能出其右者。即便是今人閱讀此書，也應會對於所描述的前近代東亞知識分子之國際交流景況，感到興味盎然。

不過韓國學界幾乎沒有人關注如此重要史料究竟如何出現，又經歷如何的變遷，如今也幾乎沒有人著眼於《乾淨筆譚》之文本了。取而代之的是《乾淨衙筆談》廣為流傳。《乾淨衙筆談》收錄於一九三九年洪大容之五代孫洪榮善所編纂的活字版《湛軒書》一書中。然而《乾淨衙筆談》到底歷經怎樣的編輯過程而成為如今的

本文為夫馬進教授 2011 年 10 月 13 日於本所所作的專題演講。

* 夫馬 進，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教授。

** 陳瑋芬，本所副研究員。

樣貌，已不得而知。更明確地說，如果該書由洪大容編輯，絕不可能出現如此重大錯簡、矛盾與訛誤。且《乾淨術筆談》之書名是否由洪大容所釐定，迄今尚未明瞭。如今能夠確認的只是，洪大容於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英祖四十二年）進行筆談，數個月後返國，立即著手編了《乾淨術會友錄》，但此書如今失傳，六年後的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英祖四十八年）以前，此書更名為《乾淨筆譚》，如此而已。不過這個事實，並未成為研究者之間的通識，而經常出現把《乾淨筆譚》與《乾淨術筆談》混淆的狀況。基於此事實，若能追溯《乾淨術會友錄》之問世並演變為《乾淨筆譚》的經緯，則將可以為如今通用的文本《乾淨術筆談》加以定位。

本文將針對《乾淨術會友錄》之問世到《乾淨筆譚》之改訂本成立為止的若干問題，展開討論。此時自然必須對照的文本，是已確知為洪大容以韓文撰著的日記《乙丙燕行錄》，即使它並非筆談記錄。在釐清《乾淨筆譚》之史料特性後，我們才能認知它是東亞史上的稀有史料，並加以正確地使用。

二

洪大容於一七六六年二月在北京進行筆談的時間，不到一個月。筆談的對象是當年進京赴科考的浙江杭州三位舉人：嚴誠(1733-1767)、潘庭筠(1743-?)、陸飛(1720-1786)。當年洪大容三十六歲，嚴誠三十五歲，人稱美男子的潘庭筠是較年輕的二十五歲，前一年在杭州高中浙江省鄉試解元的陸飛則是最年長的四十八歲；偶爾加入與洪大容一起進行筆談的金在行(1719-?)，當時也已四十九歲了。三位舉人中最能與洪大容肝膽相照者，是和他一樣擁有求道者風貌的嚴誠。然而，三位中國人在該年科考中相偕落第，且嚴誠在筆談後僅一年數月便與世長辭。他無法忘懷與洪大容的交誼，臨終之際，尚請託友人誦讀洪大容所寄書簡，更取洪大容所贈朝鮮石墨，嗅聞其古香，並納之於寢被中，隨之氣絕。

讀了《乾淨術會友錄》而呼之為奇書的，不僅我一個人而已。洪大容返國後未及二個月，便將筆談紀錄整理定名為《乾淨術會友錄》。此書在洪大容的漢城（今首爾）朋友間祕密傳閱，而一位與洪大容素昧平生的青年李德懋(1741-1793)也取閱了該書。李德懋是博學廣識且內心柔軟的人，讀到《乾淨術會友錄》述及中國人流淚的光景，也隨之漣漣淚流。他抄錄了自認為書中特別重要的部分，加註自己的

感想，撰寫名為《天涯知己書》的筆記。在筆記之末，他寫道：此「真奇書也。異事也」。推測當時李德懋年約二十多歲，不及三十。這位敏銳的青年將《乾淨筆譚》原型的問世視為破天荒的事件，以奇書稱之。十二年後，他與同樣受到此書強烈衝擊的友人朴齊家(1750-1805)一同出發到北京旅行。朴趾源(1737-1805)也在兩年之後赴北京，其後撰寫了有名的《熱河日記》。他們為朝鮮鼓動了新鮮的風氣，在歷史上發揮莫大的影響。

當時的朝鮮人不敢或忘百年前受滿族侵略、以及明亡的前車之鑑，深信即使滿族當下屈從於朝貢體制，卻也可能隨時伺機復仇。同時，朝鮮的知識分子對於漢族華人受滿族征服、強制蓄辮髮，卻絲毫不加反抗而苟生的態度，內心相當輕蔑。因此，即使每年由漢城派遣到北京朝貢的使節有三、五百人之譜，人與人之間卻難以締結親密的友誼。經歷了百數十年，兩國之間既有邦交，物產與人們的往來又如此頻仍，人與人之間卻無交流，這恐怕是近代世界史上獨一無二的奇況吧！

然而，異想天開的人物也是有的，洪大容是也。起初，他踏破鐵鞋，尋訪朝鮮國內真正能說心底話的對象。在給嚴誠的信函中，他描述了當時求友心切，於是「是以贏糧策馬、足跡殆徧於國中，其好之非不切也，求之非不勤也」。可是不論到何處，「每不免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惟憤悱之極，乃欲求之於疆域之外，此其計亦迂矣」。於是來到了中國¹。他認為自己以往雖然誤信傳言，以為漢族華人無可從學者、朱子學以外無可語之者，更避居漢城之外的鄉間，如今卻思及或許中國存在「天下之奇士」，可與之掏心挖肺暢談。因此他雖欲展開中國之旅，卻無法得到任何一封介紹信。如此這般地隻身孤影躍入中國、或說是北京之大海中，聽天由命。

命運使他在汪洋中巧遇嚴誠等「會心之人」，筆談雖僅七回，每回皆能放意暢懷，終日方休。如他們自己屢屢提及的，筆談之所以有趣，在於彼此歷經蹇落，方能萍水相逢於茫茫人海中；加之以各人性格迥異，卻能在論辯中巧妙地調和了彼此。他們認為這簡直可以「千古奇緣」稱之。而更有意思的是，這裏反映了一種中國與朝鮮之間的文化溫差，或許可以比喻為時差。譬如當中國知識分子在人前潸然

¹ 參見拙稿：〈一七六五年洪大容の燕行と一七六四年朝鮮通信使——兩者が體驗した中國・日本の「情」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第67卷第3號（2008年12月），頁165。〔清〕嚴誠：〈與鐵橋秋庫〉，《鐵橋全集》，卷5，頁3。中文版：夫馬進著，伍躍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淚流時，遭洪大容批評為「娘娘腔」，眾人接著便針對「哭泣」展開辯論。同時也顯露出朝鮮在過去百數十年間對中國之學術訊息幾乎無所知，因而洪大容對嚴誠等人所言時有誤解，仍繼續筆談的情況。他們的對話以筆談為主，加之以簡略的口語，彼此之間各竭心力，交織出一個至深至極又多姿多彩的議論。這一點可說是與其他東亞旅行記迥然有異，因為後者多半透過翻譯來對話，或僅進行一兩回的筆談。在這個意義上，《乾淨筆譚》不僅是朝鮮之奇書，謂之為前近代東亞之奇書，也不為過。

如同上述，洪大容返國後立即著手編纂《乾淨衎會友錄》。所使用的素材，一是與嚴誠、潘庭筠、陸飛之間來往的書信，二是他們稱之為「談草」或「話草」的筆談字條。洪大容寄予中國人的書信之重要內容在《乾淨筆譚》、《乾淨衎筆談》中省略了，但讀此二書，卻不會讓人意識到其實曾經存在過這些被刻意刪除的書信文字。此事由於筆者已經為文論及，在此不論²。

談草之類的史料，在整理為旅記或筆談之後毀棄，是常見之事。《乾淨衎會友錄》編纂過程所使用的談草是否尚存，不得而知。能夠得知的只有編纂《乾淨衎會友錄》之際，本應為基本材料的談草，「多為秋庫（潘庭筠）所藏」³。換言之，由於多數談草被潘庭筠取走，洪大容僅能以手中殘存的談草進行彙編。他也述及「是以錄出者，惟以見存之草，其無草而記得者，十之一二」。因此《乾淨衎會友錄》「多雜亂無次」，呈現「雖於其見存者，有問而無答者有之，有答而無問有之，一語而沒頭沒尾者有之」的情況。洪大容其實很希望有朝一日能將匆促編成的《乾淨衎會友錄》加以整理改訂，令其條順理達。

一七六六年七月，返國不到兩個月便編成《乾淨衎會友錄》的洪大容，將此事付諸筆端，請託派駐往北京的使節交付給潘庭筠。大約一年後的一七六七年九月或十月間，他再度致信潘庭筠，寫道：

前告會友錄三本，每乘閒披考，恍然若乾淨對討之時，足慰萬里懷想之苦，但伊時談草，多為吾兄（潘庭筠）所藏，無由追記，此中編次者，只憑見在之紙，是以可記者既多漏落，語脉亦或沒頭沒尾，臆料追補，頓失本色，殊

² 夫馬進：〈一七六五年洪大容の燕行と一七六四年朝鮮通信使——兩者が體驗した中國・日本の「情」を中心に〉，頁148、167；中文版：頁164、182。

³ 洪大容：〈乾淨錄後語〉，《湛軒書·外集》卷3，收入《韓國文集叢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年），第248冊，頁174a。

可歎也。尊藏原草，如或見留，幸就其中擇其可記者，並錄其彼此酬酢以示之。⁴

可知洪大容對於親手編纂的《乾淨衎會友錄》缺漏過多，有所不滿，故而懇求持有多數談草的潘庭筠寄予副本，方能進行改訂。

然而潘庭筠似乎沒將洪大容的請求放在心上。他給洪大容的回信，很幸運地保留在《燕杭詩牘》中，可推測該信寫於一七六八年，也就是洪大容去信的翌年正月。信中他感謝洪大容所寄贈的新編《海東詩選》，也逐一回應了洪大容所提各項內容，唯獨隻字不提談草一事。僅能找到下列相關文字：「前者客寓筆談，一時酬酢諧談雜出。足下乃從古紙輯錄之，雖是不忘舊踪，然語無倫次，恐遺諂大雅，幸芟去其支蔓誕放者。」⁵

換句話說，潘庭筠不把談草寄回給洪大容，可能是自認為在筆談之際，自己所言「語無倫次」，甚而反過來拜託洪大容盡可能將「支蔓誕放」處加以刪節。我認為潘庭筠之所以這麼做，是顧慮到自己所言，不僅已記錄在《乾淨衎會友錄》中，且更可能因為洪大容預備進行改訂，而變得更加詳實，感到相當恐怖所致。這樣的擔憂當然是緣自於滿族的高壓統治。他談及滿族統治中國的問題時，態度之慎重，由《乾淨筆譚》、《乾淨衎筆談》歷歷可見。然而即使如此謹慎地進行筆談，事後他卻在乎談草中也許還存有來不及一筆勾消、或應該予以銷毀的內容，而心生畏懼。更有甚者，是對於自己竟然與洪大容如此懷抱強烈反滿情緒的人進行親密的筆談，並成為他的「天涯知己」一事，不欲為世人所知吧！現存的《乾淨筆譚》中，記錄了他們對滿族統治的問題有數次討論。然而就如同當時的朝鮮被認為是個由謊言羅織的世界一般，中國在滿族統治這一點上，也是個企圖以謊言瞞天過海的世界。

洪大容正式著手改訂《乾淨衎會友錄》，應是在確定潘庭筠不打算寄回談草副本之後，亦即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英祖四十四年）四月以後，完成了《乾淨筆譚》。如前述，《乾淨筆譚》之完稿時間幾乎可推定於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英祖四十八年）以前，因此我們可以推定完稿於此四年之間。

通常吾人所寓目的並非《乾淨筆譚》，而是另一文本，名之為《乾淨衎筆談》。二者相較，長短不同，無法斷定何者版本為佳。倒是《乾淨筆譚》對於同一話題的

⁴ 洪大容：〈與秋庵〉，《湛軒書·外集》卷1，同前註，頁113b。

⁵ 〈湛軒·養虛僉尊兄案下〉，《燕杭詩牘》。

記述，條理比較井然、文字曉暢，可見洪大容苦心整理的痕跡。反之，《乾淨衢筆談》則「多雜亂無次」。究竟何者比較接近其所本的《乾淨衢會友錄》？我認為應是《乾淨衢筆談》，而《乾淨筆譚》則是洪大容將其雜亂無次之處加以改訂而成。

三

接下來要討論《乾淨衢會友錄》及《乾淨筆譚》之書名的問題。洪大容在《乾淨筆譚》書中提及「乾淨衢衢」、「乾淨衢」皆為北京市內的地名。後來寄予中國人的書簡中，則明白指出「乾淨衢衢」乃嚴誠等人投宿的旅館所在，因在此進行筆談，故而將書名訂為《乾淨筆譚》。此事到近年為止似乎沒有人懷疑過，韓國研究者也認為古書店、文具店並立的北京琉璃廠一角，有所謂「乾淨衢衢」，乃筆談進行處。「衢衢」意即橫町，狹街窄路之意，如今北京稱之為「胡同」。

然而，北京城內卻遍尋不著以「乾淨衢衢」為名的街道。與此名類似者，只有「甘井衢衢（胡同）」而已。最初注意到這件事的是一位西元二〇〇〇年左右留學北京的韓國學生。她認為與「乾淨(gānjìng)」幾乎同音的「甘井(gānjǐng)」胡同，可能就是筆談的場所⁶。琉璃廠位於離甘井胡同約一公里左右的另一街區上。曾訪問北京的朴趾源為洪大容所寫的墓誌銘，記道「遇陸飛、嚴誠、潘庭筠於琉璃廠」。誇張點兒說，二百多年來的誤解，終於在此冰釋了。

乾淨乃 clean，清潔無垢之意。洪大容也許是單純將「甘井衢衢」誤記為「乾淨衢衢」。但如果他是有意所為，言下之意，可能欲強調筆談並非在污穢的場所進行，以此表記之，象徵所有的紀錄皆非虛言。這裏我希望討論的是，洪大容對於「乾淨」一詞似乎抱持強烈的執著，即使他是單純的同音誤記，此間也存在著因其執著而誤聽的必然性。

前面已經提及洪大容歸國後編纂了筆談紀錄《乾淨衢會友錄》。他於五月二日返鄉，七月時有使節將由漢城派往北京取清朝所製曆法，他託付了一封給潘庭筠的信函，推測是於七月撰成。信中已敘明《乾淨衢會友錄》編成之事（《湛軒書》外集卷一〈與潘庭筠書〉）。

潘庭筠收信之後，立即知會了陸飛。陸飛於翌年正月七日，回信給洪大容。其

⁶ 權純姬：〈乾淨衢與甘井胡同〉，《當代韓國》，2000年第1期，頁98-99。

中有云：「乾淨衎名不雅，擬易之曰京華筆譚，何如？」⁷言下之意，對於洪大容以「在清潔街巷內的交遊記錄」釐定書名，感到不合適。

陸飛之所謂書名不典雅，可能的原因有二：第一是將「衎衎」略為「衎」。「衎衎」乃蒙古族支配的元朝以來所使用的詞語，陸飛也許認為此字不雅。第二是「乾淨」一詞乃俗語，多見於戲曲小說，直接使用於語錄之中並不特殊，農書或醫書中也常見。乾淨二字在現代中國以「干淨」表之，記得初學中文會話時，在初級課本中便有此語。懂得初級會話的洪大容選擇以「乾淨」二字為書名，可能並不知道這原本是俗語。

最後洪大容刪去了「衎」而保留「乾淨」二字。陸飛不僅年長洪大容十多歲，且在赴北京應試前，高中在杭州舉行的浙江省科考之解元，可說是秀才中的秀才。但洪大容的選擇等於是違背了陸飛的忠告。

就筆者所知，在韓國和日本可見《乾淨筆譚》二冊本的抄本共五種，皆附有元重舉於一七七二年（壬辰）所作跋文。據其內容可知，跋文是元重舉向洪大容借閱該書，歸還時所作。書成於一七七二年，即《乾淨衎會友錄》編成之六年內，洪大容所作的改訂本，應該沒錯。陸飛建議將書名改為《京華筆譚》，則是在《乾淨衎會友錄》編成後不到一年的事。又過了一年，他開始著手《乾淨筆譚》之改訂，而書名未改——即使人謂書名不雅，他仍執著於乾淨二字。消去了「衎」字，而將「筆譚」用於書名，也保留了陸飛予以忠告的痕跡。

根據他寄予中國人的兩封信可知，洪大容將《乾淨筆譚》分贈給三人⁸。其中一封信寫了寄贈《乾淨筆談》之事。「譚」與「談」同音互用，現存元重舉的跋文中，也分別可見《乾淨筆譚》與《乾淨筆談》兩種寫法。不過有些研究者卻將洪大容所寄贈的版本誤記為《乾淨衎筆談》，這和《乾淨筆譚》其實是不同的版本。

由本文內容可以得知，洪大容「乾淨」的執著，在與嚴誠等人邂逅之前便已如此。積極欲尋訪中國知己的洪大容，在正月元旦的宮中祝賀式中遇到吳湘與彭冠二位官吏，試圖結識他們。他只知道他們服務於翰林院之官廳，以此為線索，鏗而不捨地找尋他們的住處，終於得以在吳湘自宅訪問他們，雙方並進行筆談。兩人道別之際，欲約定下次碰面的地點，吳湘等人提議到洪大容宿舍拜訪，但洪大容卻說，

⁷ 〈湛軒賢弟啓 陸篠飲〉，《燕杭詩牘》。

⁸ 洪大容：〈答朱朗齋文藻書〉，《湛軒書·外集》，卷1，頁123a；〈答孫蓉洲書〉，頁124a。

宿舍管理員會妨礙會面，希望能選擇門外「乾淨之去處」⁹。

同樣的對話也出現在與嚴誠等人的筆談之中。初次筆談之後，在約定下回見面地點時，洪大容也指出宿舍管理員很可能會阻止嚴誠等人進門，所以希望選在外頭「乾淨之去處」碰面（《乾淨術筆談》二月三日）。對洪大容而言，筆談無論如何都必須在「乾淨之去處」進行，方可安心。

四

前已述及《乾淨術會友錄》的內容蕪雜且順序混亂之事。《乾淨筆譚》既為《乾淨術會友錄》之改訂版，其內容究竟有無變化？關於此問題，很可惜因為《乾淨術會友錄》已亡佚而幾乎無解。但如前所述，李德懋的《天涯知己書》記錄了《乾淨術會友錄》內極少數的五十多條內容，故可將之與《乾淨筆譚》或《乾淨術筆談》進行比較。雖然條目極少，卻可以推測改編之前的原型究竟是什麼內容。比較三者，內容各有出入，而最大不同點在於《天涯知己書》引用了《乾淨術會友錄》的下述記載：

蘭公（潘庭筠）曰：貴國景樊堂許筭之妹，以能詩名，入中國選詩中，豈非幸歟。湛軒（洪大容）曰：此婦人，詩則高矣。其德行遠不及其詩。其夫金誠立才貌不揚，乃有詩曰：人間願別金誠立，地下長從杜牧之。即此可見其人。蘭公曰：佳人伴拙夫，安得無怨。¹⁰

在這兒提到的景樊堂即為許蘭雪軒（1563-1589）。她以韓國史上第一女流詩人而揚名，所著《蘭雪軒詩集》也收錄於《韓國文集叢刊》中。明朝朱之蕃（?-1624）於一六〇六年（萬曆三十四年）以勅使身分前往韓國時，其兄許筭、許筠以該詩集贈之，因此傳入中國¹¹。錢謙益（1582-1664）所編《列朝詩集》之閩集卷六，收錄了十七首她的詩作，其中多數詩作在朝鮮人之作中，可以說相當卓越。錢謙益刻意引用他的愛妾柳如是（1618-1664）對於蘭雪軒詩作的苛評，自己也批評了蘭雪軒抄襲中國詩人的詩，潘庭筠應已聽聞此事。

⁹ 洪大容：〈吳彭問答〉，《湛軒燕記》，收入《湛軒書·外集》，卷7，頁244b。

¹⁰ 李德懋：〈天涯知己書〉，《青莊館全書III》卷63，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259冊，頁132b。

¹¹ 拙稿：〈使琉球錄と使朝鮮錄〉，夫馬進編：《增訂使琉球錄解題及び研究》（宜野灣：榕樹書林，1999年），頁155；中文版：《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頁305。

問題在於洪大容對蘭雪軒的評價。他認為其詩雖佳，作者人品卻相當低劣，且舉了其所作「人間願別金誠立，地下長從杜牧之」為例。

杜牧之的「牧之」乃唐朝詩人杜牧的字，當時也傳說蘭雪軒之室號「景樊堂」係取自仰慕杜牧之號「樊川」之意。「盼望與丈夫金誠立於此世訣別，死後將永遠追隨杜牧」這樣的文字，確實相當不妥。這首詩當然未收錄於《蘭雪軒詩集》中，而且可以斷言是出於嫉妒她這般才女的人之偽作。

然而，這項條目在《乾淨筆譚》、《乾淨衎筆談》二月八日內，卻改寫成以下的內容。

蘭公曰：貴國景樊堂許筠之妹，以能詩名入於中國選詩中，豈非幸歟。余（洪大容）曰：女紅之餘，傍通書史，服習前訓，行修閨閣，實是婦人之高處。若修飾文藻，以詩律著名，恐終非正法。¹²

兩本改訂本皆指出女性以詩聞名並不妥，故遭譏評。但後者刪除了對蘭雪軒的攻訐，改以穩妥和緩的行文來表述。可見洪大容確實進行了有意的修正。附帶一提，這個部分在韓語版《乙丙日記》中，幾乎無異於《乾淨衎會友錄》的記載。

關於此條目，李德懋在筆記上寫下意見：

炯庵（李德懋）曰：嘗聞景樊非自號，迺浮薄人侵譏語也。湛軒亦未之辨耶。中國書分許景樊、蘭雪軒為二人，且曰：其夫死節於倭亂，許氏為女道士以終身。其誣亦已甚矣。蘭公若編詩話，載湛軒此語，豈非不幸之甚者乎。

他指出有問題的詩，是不懷好意的人為了批判蘭雪軒所作，是一種污蔑。如果潘庭筠信以為真，並以此為題材編定詩話，對蘭雪軒而言，難道不是落井下石嗎？他同時也挑戰了洪大容的評價。

也許是有些人私下閱讀了《乾淨衎會友錄》後，提醒洪大容說蘭雪軒之詩作非她本人所為，又或者是來自李德懋本人的指正，也不無可能。當洪大容執筆改訂《乾淨衎會友錄》為《乾淨筆譚》的六年期間，如果能冷靜地以常識思考，應該會注意到不論是怎樣「不德」的女性，都不可能作出這樣的詩。不光是《乾淨筆譚》，他只打算私藏《乾淨衎筆談》（如同前述，無法確認此書名是否出自洪大容之手）草稿，應也改訂了這個部分。

¹² 《乾淨衎筆談》二月八日有若干文字與此出入，包括刪除了《乾淨衎會友錄》之「豈非幸歟」四字。不過《乾淨筆譚》卻未刪動。這也可以徵證《乾淨筆譚》並非基於《乾淨衎筆談》來改動。

五

讀《乾淨筆譚》、《乾淨術筆談》及其相關史料後，除了有感於內容的奇詭特殊、文本謎團處處外，也受洪大容的正直不阿所打動。他確實曾刪除自己寄予中國人信函的重要部分，但書中卻找不到任何作假的紀錄。可以說正是因為他太慎重了，使得文本以過分「乾淨」的模樣問世，這是我的讀後感。

由於大多數談草被潘庭筠取得，又無法得到副本，以呈現筆談的全貌，對我們而言，應是非常可惜的事。若能取得完整的談草，相信筆談內容將比現存的更豐富數倍。不過我們應該不是表達對文本不完備的不滿，而更多的是對於如此稀有的史料，即使不完全卻仍存留至今的衷心喜悅。

今天的報告幾乎沒有深入《乾淨筆譚》、《乾淨術筆談》的比較，但我希望能先就上述相關史料進行徹底的梳理，然後方能盡可能正確地再現當時中國與朝鮮的知識分子靈動的生活樣態。